

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热播十九集电视连续剧
本小说为同名电视连续剧的唯一文字图书

最后的骑兵

赵琪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最后的骑兵

赵珏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骑兵 / 赵琪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5

ISBN 7-5313-2728-7

I. 最… II. 赵…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1675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059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选题策划部 主页: xuanti.chinachunfeng.net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印张: 11.75	插页: 4
字数: 330 千字	印数: 1—10 000 册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黄 梅	责任校对: 何 力
封面设计: 马寄萍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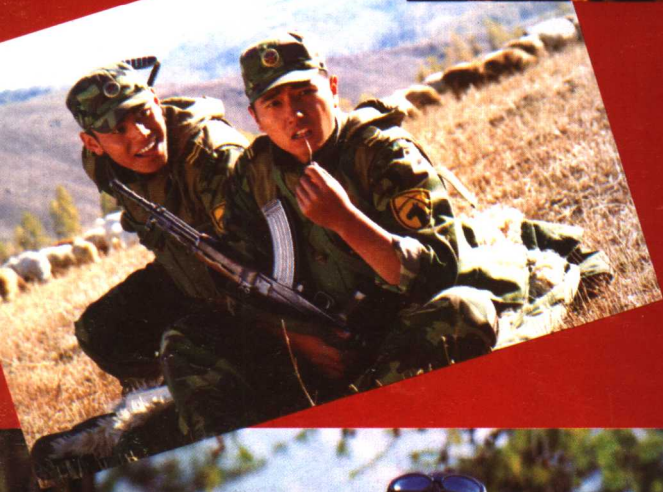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主要人物

常问天：骑兵连连长，31岁。

孔越华：骑兵连指导员，28岁。

林腾火：20岁出头，骑兵连战士、班长。

肖野望：20来岁。骑兵连战士、班副。

高波：25岁，骑兵连排长。

周启平：30多岁，山南军区特勤处处长。

戴学文：40多岁，山南军区司令员。

金爷：西北农民。盗猎团伙首领。

张广通：将近30岁。杜晓风的同学。老板。骑马运动爱好者。

洪泰：70余岁，蒙古族老人，娜仁花的祖父。

王大队长：40来岁，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

杜晓鹏：19岁，骑兵连战士。杜晓风之弟。

小龙：18岁，骑兵连战士。

杜晓风：26岁，常问天女友，地质地理研究所研究人员。

娜仁花：23岁，蒙古族姑娘，常问天少时的玩伴。民族学院刚刚毕业，在乡政府从事旅游与经济开发工作。

谭心妍：26岁。军医。孔越华女友。

目 录

最 后 的 骑 兵

第 一 章 骑兵向前进	001
第 二 章 黑摩山	019
第 三 章 又见杜晓风	030
第 四 章 天马	041
第 五 章 战马兄弟	048
第 六 章 骑兵大有作为	058
第 七 章 守护骑兵营地	067
第 八 章 奔行如风	088
第 九 章 狂欢的草原	097
第 十 章 城市的思想	114
第十一章 天马情缘	127
第十二章 英雄的魅力	136
第十三章 爱情与天马	155

第十四章	高山牧羊	166
第十五章	兄弟连	178
第十六章	湖光山色	199
第十七章	天敌	209
第十八章	奋斗激情	227
第十九章	盗马	236
第二十章	骑兵保卫战	244
第二十一章	兄弟姐妹	266
第二十二章	英雄末路	281
第二十三章	告别的日子	306
第二十四章	风舞铁骑	323
第二十五章	骑兵不哭	333
第二十六章	骑兵绝唱	347
后 记		367



第一章 骑兵向前进

起床号在远处吹奏，向更悠远的深处飘去。

天幕熹微，红霞与黑云相互交织。天幕之前横列着一道山冈的轮廓，一乘骑兵的剪影出现在山冈上，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乘、第三乘……骑兵一乘乘出现在山冈上，在天幕背景上排成一列，橙色的天幕为骑兵们镶上了一道辉煌的光影。

雄浑的交响乐轰然奏响，似在咏颂生命的赞歌。大片草地如在奔行，由画面飞掠而过。画幅渐渐扩展，辽阔的草原和起伏的草坡充满了画面，纷繁的鲜花在风中摇曳。视点豁然升高。随着视点的升高，鸟瞰中的美丽大草原显现在画面中。初夏的山南大草原，呈现出一派炫目的美丽。

似乎有一团悬念忽然逼近，所有的声音像是同时落进了某个深渊，一时万籁俱寂。一些黑色的物体在远处出现——这是一个炮群，此时长长的炮管昂首向天，头戴钢盔的士兵们伫立在火炮边待命，威武雄壮。

晨曦里，指挥员一声长嘶，手中的三角旗猛然划下，火炮顿时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

原野上炸点处处。

机器的轰隆声震天动地，坦克阵列滚滚向前。坦克喷出一团团黑烟，高速朝前方扑去。

坦克周围出现炸点，一时烟尘飞扬。

炸点越来越密集，坦克在火光与烟尘中时隐时现。

几架战机掠过上空，航空炸弹腾起一团团巨大的火光。又有几架战机带着尖啸掠过上空。

坦克一边射击，一边昂首前进。

几架武装直升机自天边飞来。

常问天那号叫般的口令声在山冈上回荡：“全——体——
注——意——”

常问天勒紧战马，目光凶狠地扫视着面前的连队。骑兵连在常问天面前排成一行横队。官兵们精神抖擞，左臂上佩戴着红布袖章——这是演习中红方的标志。爆炸声远远传来。常问天又是一声长号：“出旗——”

旗手应声拔出红旗，高擎在手。红旗在风中猎猎飘动。常问天用一顶缀着红五星的解放帽换下了头顶上的迷彩帽，这使他显得生动而古朴。他抽出马刀，朝天一指，英姿勃发：“目标——前方4号高地，蓝军炮兵前观！”

常问天一声长嘶：“骑兵第1连，前进——”他高举着马刀，纵马冲去。骑兵连一阵呼啸，紧随着常问天冲了出去。马队奔向远方，搅起一片风尘。

演习场附近的草坡上。骑着高头大马的洪泰老人和骑着摩托车的娜仁花并排伫立在草坡上朝远方瞭望。娜仁花一身牛仔装束，精神而时尚。三四条猎犬紧随在他们身边。

娜仁花手指远方，对洪泰道：“那边！快！爷爷！”说着已经驾着摩托车朝草坡下冲去。猎犬也随着娜仁花冲下了草坡。

洪泰驱马跟了上去。

骑兵连在奔驰中。呼喊之声充满了野性。

常问天在奔驰中。他紧握着战刀，两眼逼视着前方，杀气腾腾。

正在小山坡上紧张操作观通器材的蓝军炮兵前观官兵忽然听到了潮水般的呼喊声。他们惊讶地相互看了看，一起朝响声方向望去。他们的左臂上都佩戴着蓝布袖章，这是演习中蓝方的标志。几名官兵探起身体，朝远方瞭望。

——骑兵们正在冲过沙地，朝这边扑来，远近风尘滚滚。

前观官兵惊呼起来：“哎，骑兵！骑兵！”

前观指挥员刘勇少校惊讶地问：“骑兵？哪来的骑兵啊？”

“骑兵第1连好像就驻在这一带。”

“骑兵第1连？骑兵第1连不是早就撤销了吗？”

“早就听说要撤销了，不知为什么老是没撤。”

骑兵在奔行中。呼喊声越加响亮，离前观站越来越近。

刘勇对电话兵喊道：“快！赶快报告！”

电话兵摇动野战单机。联通电话。他急促地报告道：“301，我是835，骑兵正在向我们杀来！骑兵正在向我们杀来！不是汽车兵，是骑兵！是骑兵……”

骑兵在驰骋中。马刀高擎在手，刀光闪闪。

刘勇嫌电话兵言语零乱，上前夺过话筒，亲自报告：“喂，我是刘勇，有一股骑兵，正在向我们冲过来……”

蓝军指挥所。“骑兵？哪来的骑兵？”大校指挥长不解地问身边的军官们。“情况想定里面有骑兵吗？我怎么不知道？”

一名上校摇头：“没有。从来没听说有骑兵！”

一名上尉笑了起来：“什么年代了！坦克都快要过时了，还用骑兵打仗？”

大校下令：“向指挥中心查询！”

他又对身边的一名参谋道：“命令坦克第6连，改向4号高地方向前进，拦截这股骑兵！”

骑兵们呐喊着奔上蓝军炮兵前观所在的山坡。

刘勇拔出手枪，高声喊道：“快！把武器都拿出来！抗击骑兵！”

一名军官就着地形卧倒在地，不满地嘀咕道：“妈的，时光倒流啊！”

前观官兵纷纷取出武器，就着地形卧倒。骑兵已经冲了上来。

演习指挥中心。演习总指挥、山南军区司令员戴学文少将自大屏幕前转过身来，似有不信：“骑兵？”他刚刚得到有关骑兵的报告。

山南军区特勤处处长周启平上校肯定地回答：“是的。蓝军指挥部报告说，大约有七八十人。”

戴学文问：“哪里冒出来的骑兵？”

周启平道：“会不会是骑兵第1连？”

一名大校道：“骑兵第1连没有参加演习！”

戴学文已经离开山南军区好几年，演习开始后才返回山南军区任职，并不十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哦？为什么？”他问。

周启平顿时笑了起来：“因为……因为实在找不到适合他们的任务。

大校解释说：“已经在酝酿，准备撤销这个连队。”

“除了骑兵第1连，方圆千里之内，没有别的骑兵部队！”周启平又补充说。

“应该是他们！”戴学文肯定地说。

一匹匹战马冲上了山头。一名伏在矮坎后面的蓝军士兵用冲锋枪瞄准近前的骑兵，嘴里模仿着枪声：“砰！俺打翻了一匹马！砰！俺又打翻了一匹马！”一名骑兵冲了上来，马刀晃了晃。蓝军士兵惊叫了一声，慌忙滚开。战马跑过去以后，士兵回过头来，望着跑过的骑兵，气恼地喊道：“哎，你早就被俺打翻了！赖皮啊？”他浑身都是泥尘，情状狼狈。

骑兵连控制了高地。前观站官兵被骑兵们围在了高地中央。常问天勒住战马，收刀回鞘，冷冷地看着他的俘虏。

骑兵们喜气洋洋。

刘勇把手枪插回枪套，气恼地打量了骑兵们一眼，大步走到电话机旁边，联通了电话，语调激奋：“我是刘勇。我的前观站被一股来历不明的骑兵占领……”

蓝军指挥所。上校气恼地说：“胡闹！哪里窜出来的骑兵嘛！违反规则嘛！”

大校板着脸，思索着。

上校指着电脑上的图表：“刚才，红军利用我们炮兵射击间断的机会，迅速发起反击，现在其3团、5团前锋，已迫近480至489一线。”

一名参谋愤愤不平地说：“这也太不公正了！我们应该向演习指挥部申请仲裁！”

大校摇了摇头。“坦克第6连到了哪里？”他问。

中校报告：“已经到达4号高地附近！”

大校抑制着愤怒：“命令他们，务必消灭这股骑兵！”他的内心忽然躁动起来，不禁加大了声音：“一个也别让他跑了！”

他告诉另一名参谋：“命令炮兵，迅速开通第二前观！”

“神鸟分队，进展到了什么位置？”大校问。

参谋们不禁讷讷：“……不知怎么回事，神鸟分队已经好半天联系不上了……”

“为什么？”大校不解地问。

“可能……可能是通讯器材出了故障……”

大校看了看表：“一小时之内，要联系上他们！”

常问天在刘勇面前轻轻带住马，刘勇像没看到他似的昂首向天。

常问天敬了个礼：“少校，你们该走了吧？我派人护送你们。”

“不必了吧？”

“那也行。你们自己到演习指挥中心去报到，我们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山南军区骑兵第1连。记住了吧？”

刘勇叫了起来：“哎，你真把我们当俘虏了？”

常问天嘲讽地看着他：“怎么，难道你们不是俘虏吗？”

“老兄，太过分了吧？”

“如果你认为我们虐待了俘虏，可以向演习指挥中心投诉。”常问天说完，拨马离去。骑兵队伍里有人笑了起来。

愤愤不平的刘勇忽然想到了一个让常问天难堪的办法，他在常问天背后高声喊道：“哎，上尉，骑兵连不是早就说要撤销了吗？”

骑兵连官兵闻听此言，都把目光投向刘勇。

常问天蓦然回头，目光瞪着刘勇，厉声问道：“这是谁说的？”

刘勇被常问天的严厉震慑住了，怔了怔，才讷讷道：“都这么说……”

“谣言！这是谣言！”常问天打断他，“骑兵是不可替代的！”

隆隆的机器声传来。骑兵连有人大声喊道：“连长，坦克！坦克！蓝军的坦克！”

常问天面色一变，朝山下望去。

——坦克成一行横队，正在朝山坡上驰来。

“坦克要包围我们！”骑兵们惊呼道。

“叫什么！”常问天怒斥道。

刘勇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骑兵们的情绪有些骚动，目光纷纷望向常问天。常问天抽出马刀，发出一声嘶叫：“骑兵第1连，前进——”

常问天率先朝草坡下冲去。官兵们高呼“前进”，随着常问天冲下草坡。草坡上刀光闪闪，喊声如潮。

演习指挥部。参谋们正在笑着议论骑兵连的所作所为：“这个常问天，也太胡闹了！”

戴学文若有所思。

周启平看了戴学文一眼，为骑兵连辩解道：“其实，他们也不算犯规。演习开始前，他们向演习指挥部请示任务，我们一时找不到具体任务给他们，就答复他们说：可以根据战场具体情况，主动配合红方作战……”

“那只是一种措辞。当时的考虑是不能打击他们的求战热情……”有人说。

“所以啦，人家这不是在主动配合作战了吗？”又有人说。

戴学文似乎想清楚了，他笑着摇摇头：“这样配合也不行。”他指着电脑上的显示图表：“你们看，他们已经在影响战局了……”

骑兵们呐喊着，自草坡上奔驰而过。坦克也在迎面驰来。远远望去，坦克和骑兵两个阵列越来越近。

坦克迎面扑来。奔驰中的骑兵纷纷减缓了速度。

一排长高波控住马，问常问天：“连长，怎么办？”

常问天：“冲上去！”

高波怀疑地：“骑兵打坦克？”

“拿出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来！”常问天一挥马刀，“弟兄们！跟我来！”

骑兵们呼啸着朝坦克冲去。

骑兵冲锋的队伍里，忽然有一匹马翻倒在地。骑兵们越过他身边，朝前冲去。翻倒在地的士兵一身泥尘地爬了起来。这是通信员肖野望，他连忙去查看翻倒在地的军马。

骑兵还在冲锋中。

一辆坦克停了下来。

其他的坦克也都停了下来。一辆坦克的炮塔盖掀开了，孔越华从里面钻出头。

骑兵正在冲过来。

炮塔上的孔越华看着骑兵，脸上露出笑容。他拿起对讲机，开始同指挥部通话：“301，301，我是735，我是735，骑兵正在向我们冲过来！骑兵正在向我们冲过来！请指示！请指示！”

在他通话时，各辆坦克的炮塔盖和驾驶舱盖纷纷被打开，坦克兵们伸出脑袋，好奇地望着正在冲过来的骑兵。孔越华通话结束，一眼看到这个情景，立即大声斥责：“嘿，谁让你们出来的！都给我把脑袋缩回去！”

一名少尉笑着回答：“看个稀罕！嘿！骑兵打坦克！一辈子也看不到一次！”

孔越华脸色放松了：“嘿，战场纪律不要了？”

演习指挥中心。周启平失笑：“骑兵打坦克？哈……”